

## 揭 幕

本誌自創刊到現在，恰是三十週年。在這三十年內，四千載的專制制度終被推翻；民族革命宣告成功；儒家獨尊的傳統思想完全打破，歐美的科學文化思想長足深入；合這種種劇烈變化相掩映的，便是外侮的逼迫，社會的混亂，合循環不已的內戰。編者爲着紀念創刊三十整年的本誌，便不能不追憶牠在這三十年裏頭生存的經過，抓住紀念的機會，把這一段時間的種種演變，利用牠的篇幅佈露出來。一則藉以回顧既往的光榮事蹟，二則藉以增進國人向前發展的勇氣。

紀念的原則決定以後，我們立刻想到紀念號的內容，必需包含兩種材料：一爲三十年內的生動史料，二爲蛻演不停的學術思想。爲找到第一種材料，就決定函請汪精衛、蔡子民、胡展堂、蔣介石、馬湘、柏章、太炎、吳稚暉、張菊生、胡適之、王雲五、唐紹儀、陳嘉庚十二位先生，各自寫一篇自傳。我們對於這十二個人的名單，經過若干次的考慮，認爲尚有增加

的餘地，卻無減少的可能。到本期稿件最後發交排印之日止，汪、蔡、胡、四位先生的大作先後寄到，他們都是百忙中抽暇撰述，編者真是感覺難安。其他諸先生或允爲撰述，臨時因病，不克脫稿，或行止不定，原函尙未收到，或以時間局促，預爲謝絕，編者仍然希望他們能夠撰述擲下，陸續發表，以饜讀者。

這一次本誌徵撰「自傳」的計畫，從表面上看起來，好像是崇拜英雄，或者是信仰偉人。因爲歷史上的英雄，同是「英雄」一個名詞，而有若干個不同的含義；「偉人」這兩個字，歷史給我們的例子，也是犯了同樣寬泛不正確的毛病，所以「崇拜英雄」合「信仰偉人」不期然而然的變成了阿附不正的意思。而其實忘掉自己爲民衆犧牲的英雄，是應當崇拜的，見識遠大爲人類造福的偉人，是應當信仰的。人類的文明是「羣」的文明，小至於一個小學校是個羣的結合，大至於一個國家也是一個羣的結合，就道義言之，真正盡忠於一個小學校的人，合真正盡忠於一個國家的人，同樣的應當尊敬。非但他們的思想行爲

93622 永遠站在人羣前面，而且人類時時刻刻需要他們的服役；也可以說每一時代的人羣都製造出若干大家所信託的人來，讓他們為全民當奴僕，為人類謀幸福。

就整個的社會說，「人」真是渺小到萬分，他所存在的時間合所佔據的空間，真是有限得很。然而一個人的一舉一動，甚至於一剎那的思索，對於這個人類文明所寄託的整個社會，都有很大的影響。我們近年來，觀察國內的一切景象，歸納起來，可以說「為整個社會着想的太少，為個人私利打算的太多。」人羣社會繼續在這種風氣中飄蕩，什麼強固政府，什麼敵禦外侮，什麼生活安定，一切都談不到。只看到整個社會的破壞力一天一天的增加，而對於牠的建設力逐漸減小，適等於替整個社會掘墳墓。國家的混亂，正是整個社會不健全的結果。

就近幾十年內國家幾個爭得起衆望的人來講，曾有幾位未受人為完成私利所給與的摧殘？曾有幾位未受他人為滿足私慾所給與的漫罵？結果是政治，社會，民族，都完全失掉重心，這是中國民族特有的現象，也正是國運潦倒的重大癥結。

我們這一次徵求「時賢自傳」，並不敢說會發生改變風氣的效力，然而我們所選請的幾位先生，尤其是他們應徵的那幾位，國人對於他們在政治上，或在學術思想上，或在一般人做人的道路上，都具有很大的信仰力。他們這種信仰力的鑄成，一方面由於他們個人以往的勞績，他方面由於國人需要他們的心思材力，所以稱贊他們，頌仰也們，以

完成他們在民衆心裏的信仰。我們讀他們的自傳，正等於讀現代的史料，我們愛護他們，也正等於愛護「造成他們的信仰」的國人。他們所寫的自傳，或以生動簡概的文字將幼年到現在的經過，作整個的敘述，或對於以往的事蹟揀擇一項，作片段的記載。編者得到先讀底稿的快樂，覺其感人之深，必有益於社會人心，此編者所引以自慰，並對作者敬致感謝的。

關於三十年內學術思想的演變，編者曾經發了二十四封徵稿的信，被徵的大抵是對於各種學科賦有權威的專家，同時是繼續研究工作的學者。徵稿信發出後的第八天起，就陸續接到十八封覆信，告以擬定的題目，不過等到所有稿件發交排印的最末一天止，只收到了十五篇文章——丁巽甫先生的「近代物理探礦學之原理」，李濟之先生的「中國考古學之現在與將來」，張奚若先生的「最近三十年英國政治思想中之數大潮流」……一直到編者執筆寫這篇弁言的時候，還時時刻刻希望趕急寄到，俾與印刷廠特別交涉，如期刊登，不幸，終歸失望了！

紀念號所登的學術論著，總計有二十六篇；其中十五篇是徵求來的，十一篇是自動的投稿。編者一一拜讀之後，立刻發生兩個快感：一則為本誌此次紀念號慶幸登載着這麼多的不朽之作，二則證明中國學

術界的貢獻並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樣貧乏。

吳德生先生那篇「關於現今法學的幾個觀察」開始敘述當代法學精神概觀，繼述法學思想的開放，論到法律的淵源，從一元論到多元論，復將自然法學派，歷史法學派，合分析派的法學逐一加以論斷；在結論以前，他申論司法的藝術，從古典的到浪漫的，並對於英美法系合大陸法系，各自給他一個本來面目。吳先生自允許給本誌紀念號撰文，就開始搜集材料，若干次碰着他，都是看見拿着書本子翻閱；兩個月研究的結晶，貢獻到我們讀者的面前，我們是如何的欣幸啊！

錢端升先生的「民主政治乎？極權國家乎？」由各方面說明民主政治的衰頹原因，在於無產階級的勃興與國家經濟職務的發展。繼民主政治而起者，必為獨裁政治，因為左傾派的獨裁合右傾派的獨裁，他們的成績皆優於民主政治。繼續論到英美的獨裁政治必然為智識階級與有產階級聯合而為之。最後說到中國，他以為也有採取獨裁政治的必要，不過距離實行獨裁政治的還很遼遠。錢先生這種犀利的觀察，合精透的研究，對於當代的政治思潮，給讀者一個明確的概念。

郭任遠先生的「三十年來的行爲之研究」將三十年來研究行爲的問題，研究的方法合各種立場作了一個扼要的敘述，並且指出最近研究行爲趨勢和將來應走的途徑。張耀翔先生的「中國歷代名人變態行爲考」，分身體、感覺、注意、記憶等十三項，「詳證博引」，把中國歷代名人的變態行爲，敘述個淨盡，在結論中，還把中國歷代名人所以

發生變態行爲原因，指給我們。孫本文先生在「三十年來歐美社會學者之幾種重要貢獻」這篇文章裏，把研究的結果，提綱挈領的分別爲「社會勢力論」，「社會文化論」，「社會歷程論」，「社會組織論」，「社會變遷論」，合「社會地境論」，作一個綜括的介紹。杜毅伯先生的「由最近二十年日本內閣之更迭觀察日本的對華政策」，詳細論列日本二十年來歷屆內閣的對華政策，無不以侵略主義爲出發點，讀此可知日本對華野心，已非一朝一夕。

其他如李石岑先生的「三十年來哲學的發展」，朱楔先生的「井田制度有無之經濟史上的觀察」，周逸雲先生「三十年來歐陸霸權的角逐」，王崑崙先生的「倫理的宗教」，樓桐蓀先生的「從國際公法上關於新國之承認說到中國對日外交」，朱羲農先生的「三十年來中國之國際貿易」，邵元冲先生的「三十年來中國社會建設之演進」，顧頤剛先生的「明末清初之四川」，或有所創見，或經過淵博的研究。最後數分鐘內，還接到梁鋆立先生的「國際法上戰爭定義的變遷」，匆匆一讀，立刻送交排印。梁先生把「戰爭法」上最重要的一個問題，用新穎的材料，給他個解決，誠然是件快事！

### 三

我們徵求的「個人來年計劃」，是附帶在紀念號上的新年材料，前後發出的徵稿信，合計有一百四十五封，慨然應徵的有七十二位之

93624 多，這是喜出望外的事。我們徵求寫「個人計劃」的「人」的標準，非常簡單，就是各種社會裏的領袖人物，當時想到的是不是周全，自然很是疑問，然而我們在發信的時候，不停止請教我們的朋友們。就譬如國產電影界幾位明星，她們曾經產生了若干套有益於民衆思想的影片；又譬如國劇正宗梅蘭芳，程艷秋諸君，他們對於社會風向的影響，也是不小，他們本來都在預徵之列，以後因為時間局促，向她們和他們徵稿的信，畢竟沒有發出去。

本誌徵求「個人計劃」的用意，最重要的當然希望藉着這渺小的舉動，矯正國人如醉如夢的風氣，編者個人自然也生長在這種風氣之中，然而平常最感覺不快的，就是每天聽到若干次的「麻麻糊糊」這幾個字。果然的，一般人的習氣，對人麻糊，對事也麻糊；對自己麻糊，對他人也麻糊；這不過舉其一端，其他不利於「民族生存」的習氣多着哩！倘若一般先知先覺的社會中堅，在新年的開端，發表他們的切實計劃，矯正國人的積習，這豈不是本誌的意外收穫嗎？

何況編者並不敢希望作者對於他的計劃要個個字負責實行，而作者也不必在草擬時很嚴正的個個字加以考慮。我們所希望的，只要他們把本年預備作的事項寫下來，就夠了；就是退一步，寫一段談諧的文字——像那位小說作家老傅先生的計劃——開開心，也是很有意義的。藉着新年的關節，集合起聲譽卓著的這些先知先覺們，寫出他們的計劃來，彼此交換交換見解，豈不是很難得的機會嗎？

不想高曙青先生很鄭重的責備了我們一下子，他寄給我們的稿子，究竟是來年計劃，還是答覆我們的一封信，到現在也不能斷定，經過一番考慮以後，只有把牠完全登載出來。編者仔細玩味高先生這段文字，相信他並非有意譏笑我們，乃是很誠懇的告訴我們一點意見。他這段文字共分三點。

第一，他說「東方雜誌慨然以六萬份，代各個人來年計劃作宣傳，是誠讀者們意外的創獲，將來答案必多；甲可曰……乙可曰……」意思好像是認爲「各個來年計劃」能寫不能行，又好像責備編者不應當用本誌的篇幅替寫計畫的人們宣傳。關於前一說，本可以讓寫計畫的先生們答覆，不過編者深信有智慧的人，絕不致於玄虛，誇大，或言過其實；因爲這幾種毛病，都會使得一個人在社會上的信譽合品格往下墜的。何況我們所徵請的人，都是在社會上早有地位的，這一層似乎不足慮。關於代替作者宣傳這一層，編者自承不諱，從寬泛處說；文化上的宣傳，是不應當受人責備的。國人樂道人短，諱言人長的風氣太盛了，所以唐代有個韓昌黎先生寫篇文章「原毀」，諷刺當時的人；這種風氣，實在不應該繼續存在。真的好計劃是值得替牠宣傳的，就是計劃中的「計劃」也是值得贊助的。

第二，高先生以爲凡從事於公務的人，「重要計劃不能據實披露」，若「捨其職務以內應當奮關之事，而從事私人企圖。」那便犯了「瀆職罪」。公務計劃不能披露這一點，編者在未發徵稿信以前，早就想到

了：然而可以披露的「公務計劃」莫非也不能列爲個人的計劃嗎？試看第三十七篇陳紹寬先生的海軍計畫，一方面沒有守秘密的事項夾在裏面，他方面讀者讀過以後，確可得到很大的利益。又如第四十二篇翁敬棠先生的兩個計畫：（一）創行巡回裁判，（二）減少訴訟程序。在我們收到他的稿子的第三個星期，第二個計畫在各種報章上就登載出來了。第一個計畫當然還在研究之中，這兩種計畫，也是用不着爲政府守秘密的。又如沈百先先生的導淮計畫，同樣沒守秘密的必要。編者提出這三個例子來答覆高先生，有的「重要計畫」是可以披露的。因此編者聯想到民主政治的要訣，就在推動輿論，就在取得人民的同意，爲國爲民的計畫，也是需要人民的同意來贊助的，所以代替從事公務的人們宣傳「可以公開的計畫」，也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。再則高先生所謂「瀆職」一層，也同樣的曾經經過編者的一番顧慮，考慮的結果，認爲是不成問題的，一來可以積極的作個與職務有關聯的私人計畫，二來可以消極的作個不防礙公務的私的計畫。例如陳立夫先生的計畫；開端就說明他個人的立場「我是一個國民黨黨員，並且在黨裏擔任一部份工作，目前個人已失卻了自由，唯黨的命令爲依歸，所以在這裏，要談個人的來年計畫，自然祇能限於公餘所能盡力的一部份而言。」而後再有他個人的計畫。細讀他的計畫，那一項不直接間接與增進黨的地位，發展黨的事務有密切關係。

總之，「計畫」這個名詞，是平泛的，而且早教一般投時好的人們

糟蹋完了。但是「計畫」是必要的。天地間一切的事蹟合一切的成功，都是以一個人爲出發點的，先賢顧亭林先生「由個人做起」的主張，合現在所謂有健全的國民才有健全的國家，是同一個意思，我們希望藉着諸位先知先覺的智慧來矯正一般人類靡風氣。同時也利用本誌的篇幅在這新年的關節，使諸位先生交換交換見解，就是高先生他自己也不否認這一點微忱，他不是說「茲抱無盡之希望及急切之熱心，候貴誌出版時而首一讀之」嗎？

#### 四

順便說到本誌的計畫：（一）我們決定：依然在這一內出四個特大號——連紀念號在內。因爲要利用特大號專載研討一種重要問題的專號，所以特大號出版的日期，不便預爲十分確定，然而在時間上的分配，依舊每隔三個月出一次，在出特大號的前二期於「讀者作者與編者」欄內宣佈出版的日期，以至於編輯的內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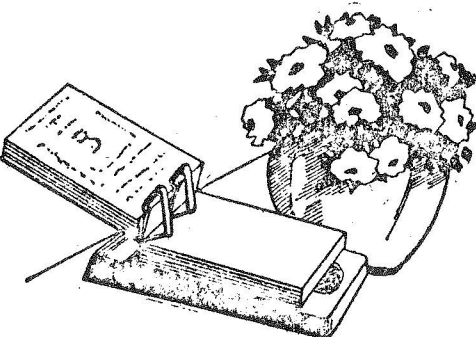
（二）增加「現代史料」一欄，已分請專家擔任撰述，在由第三十卷的第三期，開始登載。

（三）增加內地通訊，編者感覺到本誌需要一切活的材料，隱藏內地的學者們，如果把各地的政治，經濟合社會狀況，常常的據實紀載出來，寄給我們，真是視同珍寶。編者深信內地有很多讀書好學之士，樂得幫助我們，我們除卻奉約以外，還希望讀者代爲介紹。

(四)專約在學術界最有權威的十二位先生為本誌撰學術論著，每期留出六頁至十頁之篇幅，登載他們的大作，其內容不必顧及時間性，編者請求他們在這一年內每人撰兩篇文章，則本誌每期必有一篇不朽之作。以上是編者的簡單計劃，希望讀者不吝指教。

正在編輯的時候，接到前主編杜亞泉先生逝世的噩耗，同人等非常哀悼，所以請知道杜先生生平最熟悉的胡愈之先生，做了一篇紀念的文字，這是同人等很感激的。

五



民國廿三年份日記日曆

本館適應社會需要，發行各種日記日曆印刷裝幀，並皆精美，廿三年份日記日曆現已出版，印數無多，尚祈從早訂購為幸。

國民日記	一冊定價八角
自由日記	一冊定價八角
袖珍日記	一冊甲種三角 乙種一角五分
案頭日曆	一組定價五角
日曆	一組定價一角五分

商務印書館出版